

狂俠天嬌魔女

梁羽生小說全集

新編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狂侠天娇魔女（三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侠天娇魔女 二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11)

ISBN 7-80521-633-9

I . 狂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66 印张 1581 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106.00 元 (全六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二十一回 峡谷交兵擒叛将 囚车审贼问妖狐

旗牌官道：“张都尉反了！”耿照双眼火红，叫道：“是张定国？”旗牌官道：“不错，他冒称奏事，刺死元帅，纵火焚衙，现在已带领叛兵出城去了。”原来这张定国乃是耿京心腹将领之一，身居步兵都尉要职，他人衙奏事，耿京自是未加防备，不料就遭了毒手。这张定国也就是蓬莱魔女那晚来见耿京之时，曾用快刀伸量过蓬莱魔女的那个军官。

蓬莱魔女顿足叹道：“咱们又中了那妖狐调虎离山之计！”不必蓬莱魔女解释，耿照心中已经雪亮，连清波今日约他相会之事，若不是连清波与张定国早有勾结，预先说给他知道，张定国怎敢发难？张定国就是趁着耿照、蓬莱魔女与珊瑚等人离开了府衙，这才敢大胆行凶的。

耿照道：“辛将军呢？”旗牌官道：“辛将军出城追反贼去了。”耿照道：“走哪道门？”旗牌官道：“走的西门。”耿照无暇多问，立即要了四匹坐骑，说道：“先擒拿反贼，再料理妖狐！”跨上坐骑，立即驰出西门，直追下去。

天色渐渐入黑，他们快马疾驰，终于到了一座山边，只见前面火把蜿蜒，大军正靠着山边列阵，原来辛弃疾也已经追上了张定国。张定国据险扼守，两军隔着山谷对峙，眼看就是一场大大的厮杀！

耿照这几骑与大军会合，军士都认得他是元帅的侄儿，让开了路，耿照走到最前一列，只见辛弃疾正在马上扬鞭，指着那边叛军的阵地大喝道：“反贼张定国出来！”

叛军据着山头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人数竟似比辛弃疾的队伍还多。忽听得号角齐鸣，叛军打出一面大旗，旗上斗大的一个“张”字，张定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走出军前，也在马上扬鞭，指着辛弃疾喝道：“你我多年袍泽，何苦萁豆相燃？不如彼此合兵，共图大事！”

辛弃疾大怒骂道：“你跟了元帅多年，元帅待你不薄，为何将元帅杀了？如今还与我论袍泽之情么？”他越说越是激昂，蓦地提足了气，大声叫道：“那边兄弟听着，张定国弑主帅，叛国投敌，你们都是有血性的好男儿，怎可以跟随反贼？你们想是一时糊涂，受了张定国的煽惑，如今悔过，也还未迟。快来吧，咱们仍是手足！”

耿照加了一句：“罪在张定国一人，倘有谁杀了张定国，重重有赏，就让他替张定国做步兵都尉！”

张定国是军中第一员勇将，他的部下都知道他的厉害，谁敢杀他？可是辛弃疾义正辞严，确实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，有一队叛军，忽地哗变，果然纵马奔了过来。

张定国把手一挥，前排的弓箭手绷紧了弓弦，张定国喝道：“毙了他们的坐骑！”一声令下，箭如雨落，那队叛军个个都跌下马来，变了滚地葫芦。原来张定国训练的这三百名神箭手，人人都有百步穿杨之能，一排箭射出去，箭无虚发，但却只是射毙马匹，没有伤及马上的人。张定国大喝道：“快回来，可免处罚，若敢抗令，这一次就要射人了！”那队叛军见神箭手如此厉害，只得垂头丧气地重行归队。

张定国哈哈笑道：“幼安，你捏造谣言，意图摇动我的军心，这未免太卑劣了吧？”辛弃疾大怒道：“你杀了主帅，叛国求荣，铁证如山，人所共睹，还能够抵赖么？”张定国也蓦地提足了气，大声叫道：“那边兄弟听着，不错，我是杀了元帅，但你们可知道我为何杀他吗？这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！”辛弃

疾这边的士兵纷纷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“放屁，放屁！”但也有许多人觉得出奇，挤上来要听他说些什么。

张定国内功虽未到达上乘境界，功力亦颇不弱，提足中气将声音远远地送出去，在无数人的喝骂声中，他的说话仍是字字清楚，只听得他接着说道：“咱们为什么要跟随元帅，一来是为了咱们不愿忍受鞑子的气，元帅可以率领咱们抗击鞑子；二来咱们也是图个‘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大称分金，小称分银’，快快活活地过一个下半世，对也不对？”耿京所纠集的义军固然有许多是爱国的志士，但也有许多本来就是各处的草寇，随意抢掠，快活惯了的。张定国这番话说中他们的痒处，心想：“他说的倒也不错呀！”骂声就渐渐地减弱了。

张定国得意洋洋地接下去说道：“元帅率领咱们举义，这事做得很对，可是他也要率领咱们投奔赵宋官家，这事你们想必也早已风闻了。他是准备明天就颁发军令，要咱们渡过长江，听候赵宋官家的收编的。这件事依我张某之见，那就是做得大大错了！咱们现在可以免了受鞑子的气，却又为何要自钻圈套，受那赵宋官家的气？做一个不受拘束的绿林好汉，大碗酒、大碗肉、大称分金、小称分银，不好得多么？我就是因为屡次劝告，元帅不肯依从，为了兄弟的缘故，这才迫不得已将他杀了的！”

辛弃疾大喝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朝廷纵有不是，但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咱们岂能不同赴国难，共抗金兵？你投降敌人，这就罪该万死！”辛弃疾是主张率兵投奔南宋共赴国难的，但这些大道理一时却难以对士兵解释得清清楚楚，倒是他指摘张定国投敌叛国这几句话，简单有力，可以说动人心。但他话声未了，张定国也已在大声喝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”

张定国提高嗓子将辛弃疾的声音压了下去，“胡说，胡说，有什么证据说我叛国投敌？不归顺赵宋官家就不能杀敌了吗？

哼，赵宋官家还正在向金人求和呢，他们又何尝不是真正抗敌？岳飞那么一个忠肝义胆的大忠臣，不也是被奸臣害了？弟兄们跟我走吧，我带你们打鞑子，而且又可以不受拘束！”

耿京部下本来良莠不齐，但爱国之心却是人人有的，一听张定国仍是主张要打鞑子，对他杀主帅之事，就宽恕了几分。尤其那些原是草寇出身的，自从接受了耿京的指挥之后，对军纪的束缚，平素已经很习惯，隐隐不满，听了此话，都不禁暗自想道：“张定国说的可真不错呀，跟了他可以不受拘束，一样是打鞑子，何乐不为？”竟然有一小队士兵就跑了过去。这还是因为耿京生前以忠义服人，辛弃疾在军中也甚有威望，有些人心里虽然动摇，但总觉得这样过去对不起死去的元帅，对不起辛弃疾，这才欲走还留，要不然跑过去的只怕更多。

辛弃疾的亲军都动了怒，张弓搭箭，也要射那些叛变的士兵，辛弃疾暗暗叹了口气，摆了摆手，止住那些弓箭手，心里想道：“这都怪我平日未能好好教导士兵，以致他们受了张定国的煽惑。”

辛弃疾明知张定国包藏祸心，说的一片假话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张定国又能说会道，却是无奈他何。本来辛弃疾文武全才，要辩论也绝不至于输给张定国，但在战场上又岂能容你从容辩论，士兵对大道理也没有耐心去听。而张定国却摸透了草寇出身的士兵心理，三言两语就打动了他们。就在辛弃疾踌躇之际，又有一小队士兵跑到张定国那边去了。辛弃疾大为着急，看眼前的形势，除非是能够立即拿出张定国叛国投降的证据，否则只怕过去的人越来越多，军心也会瓦解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张定国那边，蓦地有个人暴雷似的一声大喝，斥道：“妖贼花言巧语！”举起了大斫刀一刀就向张定国劈下，辛弃疾认得此人是骑兵统制秦浩。这人乃是辛弃疾的好友，辛弃疾对他的依附张定国本来大惑不解，这时方始恍然大悟。

悟，原来秦浩正是要伺机揭破张定国的奸谋，并将他杀掉的。

秦浩突如其来，在张定国背后举刀劈下，眼看那一刀就要将张定国劈个身首异处，辛弃疾也正在欢呼，那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、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张定国身旁的另一个军官忽地一举手就把秦浩的大斫刀，夺了过来，掷落山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秦浩还来不及和他扭打，已给他一把抓住，高高地举了起来，一个旋风急舞，摔到了对面的石岩上，只听得一声厉叫，秦浩已是变成了一团肉饼！

辛弃疾又惊又怒，又觉得奇怪，要知秦浩也是一员勇将，武艺高强，在耿京军中，仅次于张定国而在其他将领之上，但现在不过一个照面，就给那个军官杀了，连还手也来不及，这当然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。辛弃疾暗自想道：“看来此人武功，还远在张定国之上，军中有这么一个人，怎的我以前从不知道？”他和张定国双方各占一个山头，中间隔着一条山谷，虽有火把照明，看得毕竟不很清楚，那军官摔死了秦浩，已退入人丛之中，一声也没作响。辛弃疾凝神看他的背影，似乎在他所认识的同僚中并没有这么一个人。

张定国哈哈大笑，扬起马鞭，指着辛弃疾道：“你在我身边埋伏了奸细，就以为可以暗算我吗？哼，那不过是白送一条性命罢了！哼，谁敢意图加害我的，秦浩就是你的榜样！”

辛弃疾心伤好友惨死，气得怒发冲冠，抡起一杆长枪，骑着无鞍烈马，就冲出去，大怒喝道：“奸贼下来与我决一死战！”张定国笑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也不想伤你性命，你还是过来与我合伙吧。”辛弃疾舞动长枪，已冲过了山谷的中央，将张定国的几个前哨士兵挑开。张定国笑道：“幼安，你不听良言，我只好对你不客气了，放箭射他！”一声令下，千箭齐发。辛弃疾的卫兵大队冲来，保护主帅。但张定国占了地利，居高临下，他的那一营神箭手，又个个有百步穿杨之能，

箭无虚发，辛弃疾这队卫兵还未冲到山边，已是伤亡过半。

辛弃疾舞动长枪，水泼不进，倒没有受着箭伤，可是他护人难护马，坐骑却给射翻了。张定国喝道：“幼安，你悔已迟矣！”亲自掷出一支梭标，他腕力沉雄，梭标掷出，呼呼风响，眼看就要把辛弃疾钉在地上。

蓦地银光一闪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原来是耿照及时赶到，一剑将那支梭标打落。耿照换了匹马，将辛弃疾扶上马背，说道：“幼安，不必和这奸贼硬拼。柳女侠自有办法对付他。”辛弃疾见卫兵伤亡过半，情知自己不退，他的卫兵也绝不肯退，只有累他们更受伤亡，只好按下怒气，下令退回原来阵地。

耿照与辛弃疾并辔同行，低声说道：“幼安，你可听得秦浩的那句话么？他骂张定国花言巧语，看来已是知道他与金虏勾结的内情。”辛弃疾叹口气道：“可惜他来不及揭露那恶贼的奸谋，已是以身殉国了。”耿照道：“柳女侠已决意去查个水落石出，吾兄不必担忧。”辛弃疾听了一喜，但仍是不敢放心，说道：“柳女侠虽然武功卓绝，但对方千军万马，她却怎近得张定国身边？要冲过这条峡谷就很困难，莫要累她也送了性命！”

耿照沉吟道：“柳女侠这么说，想来一定是有她的办法。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对面山头喊声如雷，那是惊惶失措、诧异之极的一片喊声。辛、耿二人抬头看时，只见一团黑影，流星殒石一般，正自从对面山峰坠下，又俨如一头大鸟，突然张翅扑了下来！

原来这正是蓬莱魔女凭藉她的绝顶轻功，绕过一座山头，到了张定国那边山上，从一处峭壁上突然跃下，这么一来，就可以避免通过峡谷，正面冲锋，但却也是险到了极点！

张定国等人正在那峭壁之下，那层峭壁拔地而起，不下二

三十丈，从顶至底，毫无借力攀援之处，莫说下面尖石如笋，又有敌人狙击，即算只是一片平坦的草地，从这样高处跳下来，只怕也要摔成肉饼。张定国做梦也想不到，蓬莱魔女竟有这么大胆，居然敢从这个猿猴也难攀援的峭壁上跳下来！

张定国那一营神箭手久经阵仗，虽惊不乱，在周围军士一片惊叫声中，那一营神箭手的三百枝弓箭是一齐射出。好个蓬莱魔女，在半空中施展绝技，左足在右足脚背上一踏，突然斜掠出去，避开了乱箭的攒射，十枝箭倒有九枝落在她的后面。但三百枝箭毕竟未能尽数避开，仍然有二三十枝射到她的身边，但也给她展开拂尘全部打落了！

神箭手的第二轮弓箭还未射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蓬莱魔女头下脚上一个筋斗将身形翻转过来，霎眼间已抓着了张定国那支二丈多高的帅旗旗杆，避免了从高处落下的反震之力。

那营神箭手发一声喊，第二轮弓箭射出，但业已错过时机，迟了片刻，就在此时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蓬莱魔女已腾出手来，拔出宝剑，将旗杆当中斫断，脚踏实地，就将那面大旗挥舞起来，经过她内功的运用，这面大旗，就似一面硕大无朋的盾牌，乱箭一碰到大旗，纷纷四下荡开，倒把张定国的随从亲军，伤了不少。

蓬莱魔女旋风似的扑到了张定国身边，大旗一卷，把他的卫士卷翻了十几个，忽地一条长鞭卷地扫来，蓬莱魔女将大旗一抛，腾身跳起，长鞭从她脚底扫过，她已到了那个军官身边，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这军官正是摔死秦浩的那个人，他这时已认出是蓬莱魔女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但明知不敌，也要死里求生，他的长鞭急切之间，撤不回来，立即一个“魁星踢斗”，双足连环踢出，左掌又横掌如刀，一招“玄鸟划砂”，疾切下去，这双足一掌，

具见功力，的确是上乘功夫，但碰上了蓬莱魔女，却比他更要高强，只是一飘一闪，他的连环飞腿已是扑空，蓬莱魔女一声喝道：“还想逃么？”只一抓就抓着他的虎口，他那招“玄鸟划砂”还只使到一半！

就在此时，张定国的快刀。正自劈来，他料不到那军官只是一个照面便已落在蓬莱魔女掌握之中，这一刀劈来，势捷力沉，收不住手，眼看就要斫在那军官身上。

蓬莱魔女好不容易才擒得一个活口，哪肯让这军官被他斫死，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蓦地将那军官一抛，拂尘一展，当的一声，将张定国的长刀卷出手中，倒转拂尘，尘杆一点，已是点中了张定国的麻穴。

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，蓬莱魔女抓着了张定国，被她抛起的那个军官还未落地上，蓬莱魔女抢上两步，恰好将那军官接住，周围虽有张定国的十来个卫士，都已吓得慌了，哪敢阻拦？

那一营神箭手散成扇形围着了蓬莱魔女，正自张弓搭箭，第三轮弓箭还未射出，蓬莱魔女已把张定国举了起来，冷笑道：“你叫他们射吧！”张定国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叫道：“快快放下弓箭，退出十步！”

蓬莱魔女一手抓着一个，飞身一跃，足尖在一处凸出的石笋一点，再一跃已飞上了一座三丈多高的石台之上，她一手提着一人，少说也有二百来斤，居然还能施展这等精妙绝伦的“登云纵”轻功，把张定国的部下看得目瞪口呆！张定国虽有几个心腹武士，但莫说他们投鼠忌器，即算他们毫无顾忌，要想救人，也是没有这样的本领了！

蓬莱魔女先把张定国放下，张定国叫道：“柳女侠，有话好说。”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等下自然要与你好好说的，现在还未轮到你呢。”她把张定国放在石台上，一足踏着他的胸口，

教他丝毫也不能动弹。腾出手来，搜那军官，搜出了一面金光灿烂的腰牌，于是一手拿那金牌，一手提那军官，高高举起，朗声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在金国内廷可以通行无阻的金牌！这人是谁？这人是金国狗皇帝的御前侍卫北宫黜！”她内功深厚，将声音远远送出，两面山头的士兵都听得清清楚楚！

此言一出，全军沸腾，有的喝骂，有的议论，有的惊诧，有的还在表示怀疑。但一班比较高级的军官，都知道金国的御前侍卫，人人有这样的一面金牌，而且北宫黜是大名鼎鼎的“四霸天”之一，他们虽然没有见过，也曾听过他的名字。

蓬莱魔女把北宫黜高高举起，让兵士们都看清楚了，这才说道：“你们有谁以前可曾见过他么？他是不是你们的长官？”兵士们都不认得北宫黜，心里俱是想道：“奇怪，这人的确不是咱们的长官，他是怎么来的？他冒充军官，混到这儿，即使不是金国狗皇帝的御前侍卫，那也一定是敌人的奸细了！”这么一想，兵士们都停止喧哗，对蓬莱魔女的说话信了几分。

蓬莱魔女解开了北宫黜的穴道，将他推到石台前面，抓着他的背心，喝道：“北宫黜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快说！”北宫黜身为“四霸天”之一，自忖必死，不想辱没了身份，硬起头皮充作好汉，傲然说道：“我落在你这魔女手中，早已不打算活着回去了，要杀要剐，随你欢喜，三刀六洞，俺绝不皱眉，大丈夫宁折不弯，你想套出我的话来，那是休想！”说罢，胸脯一挺，倒颇有点视死如归的气概。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当真绝不皱眉？好，我倒要试试你是怎么样一条好汉？”五指轻舒，在北宫黜的背心一拂，这是蓬莱魔女“罡气刺穴”的绝技，一拂之下，北宫黜只觉体内有如千万条小蛇乱窜乱啃，浑身穴道刺痛难当，四肢百骸，也似就要松散一般。这痛苦难以形容，惨不堪言，赛过任何一种酷

刑！饶是北宫黝铜皮铁骨，也禁受不起，野兽般地曝叫起来：“你好狠毒，这样来折磨我？快，快一刀把我杀了吧！”他痛苦难熬，说到后来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声音断断续续，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说不说，你不说我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毒刑，叫你一套一套地消受！”北宫黝实在硬不下去，只得呻吟叫道：“柳女侠，你高抬贵手吧。我说，我说了！”

蓬莱魔女在他的背心拍了一下，稍稍减轻他的痛苦，喝道：“说！倘有半句虚言，管教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”北宫黝汗流满面，苦笑说道：“柳女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还敢不说实话吗？”当下面向下面的士兵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来这里做监军的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奉谁之命？”北宫黝道：“奉金主完颜亮之命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张定国如何与你们勾结？是谁替他接头，你这监军，完颜亮吩咐你如何做，都给我详细说！”北宫黝道：“是谁接头，我委实不知。我只负责监视张定国的行动，要他遵守金主的命令，执行计划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什么计划？”北宫黝道：“我们要张定国刺杀耿京之后，仍然准许他打出抗金的旗号，号召各处与朝廷（指的是金国朝廷）作对的绿林前来归附，然后开到金国大军埋伏之地，一网打尽，愿意投降的可以收编，不愿投降的尽杀无赦。大功告成之后，金主答应封张定国做山东的藩王！”

士兵们听了这一番话，个个都又惊又怒，骂声四起：“狗娘养的张定国，如此毒辣，竟想斩尽杀绝，用咱们的颈血染红你头上的乌纱！”“这狗贼不是人，一刀将他杀了吧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暂且留他的狗命，待祭了元帅，再开刀给元帅报仇！”放下了北宫黝，将张定国抓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张定国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张定国惨然一笑，亢声说道：“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，我是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如今落在你们手中，

还有何话可说!”忽听得“勒”的一声，只见他嘴巴张开，鲜血汨汨流出，竟已把舌头咬断了。原来他见北宫黝已和盘托出，无可置辩，自知犯了众怒，决计难逃一死，又怕蓬莱魔女也用酷刑来向他迫供，因此把心一横，咬断舌头，意图自尽，免得多受折磨。他被点了穴道，四肢无力，但牙齿的劲道却还是有的。

蓬莱魔女大怒，在他下颚一捏，张定国嘴巴大张，半截舌头吐了出来，嘴巴再也不能合拢，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想免了刑场上一刀之苦，哪有这样便宜？辛将军，请过来！”辛弃疾不带护从，单骑驰上山头，向原来的叛军高声说道：“如今已是水落石出，叛贼也受擒了，此次叛乱，罪在张定国一人。你们不愿意跟我的，可以散去。”叛军人人愧悔，齐声呼道：“我们愿意拥戴辛将军，请辛将军收容我们，将功赎罪。”一场眼看无可收拾的叛乱，就这样出乎意外轻易地平息了。

蓬莱魔女将张定国抛下石台，说道：“辛将军，这叛贼交给你看管。”有许多士兵跑过来，就要咬张定国，辛弃疾连忙阻止他们，说道：“他杀了元帅，叛国投敌，理该明正典刑，以告慰元帅在天之灵。”好不容易才把愤怒的士兵们劝阻下来，但张定国也已被咬了好几口了。辛弃疾冷笑道：“张定国，你现在知道了么，你在众人眼中不过是一条狗，你想遗臭万年，也还够不上呢！”当下唤来了一辆敞蓬的粮车，权改作囚车，把张定国五花大绑，押上囚车。

蓬莱魔女冒险成功，当然高兴，但却也有点失望，因为她有几个疑团是想从张定国的口供中得到答案的，但现在张定国咬断舌头，已是不能说话了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好在还有一个北宫黝，可不能让他自尽了。”北宫黝受了她罡气刺穴的酷刑，气息奄奄，蓬莱魔女是个武学行家，见此情状，已知他即欲自尽，亦已无能为力，他是连咬断舌头的气力也没有了，但他内

力深厚却也还不至于毙命。

这时两边山头的队伍已经会合，耿照、珊瑚、秦弄玉等人也已过来，秦弄玉见了北宫黜，大喜说道：“那日我离开天宁寺之后，在路上碰到的军官，正是此人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我正是留着他让你审问。”她也招来一辆敞蓬的粮车当作囚车，将北宫黜提上囚车，耿照、珊瑚、秦弄玉等人也都坐在车上。

辛弃疾传下将令，大军开拔回城，蓬莱魔女迫不及待，在囚车上便抓起北宫黜问道：“连清波是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北宫黜翻着死鱼样的一对眼睛，显出惶惑的神情，半晌说道：“谁是连清波，我不知道这个人。”耿照怒道：“你还装什么蒜？那日你在三槐集将我打伤，正要捉我去领功的时候，有个女子到来，将你赶跑，这件事难道你就记不得了！”北宫黜道：“哦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女子。”耿照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和她串通了来玩这套把戏的？”秦弄玉也道：“你睁眼瞧瞧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北宫黜苦笑道：“认得。姑娘你莫怪我，我追捕你那是奉命而为，不得不然。”秦弄玉道：“我不是和你算这笔旧帐，我只是问你，那日之事，是不是你和连清波串通了的。”北宫黜叫起撞天屈来，说道：“这么说连清波是你们的自己人，却怎的颠倒说是我与她串通？我罪在不赦，但求少受折磨，多一条罪名本不在乎，但我却实在不认识什么连清波、连浊波！”

蓬莱魔女皱了皱眉，打量了北宫黜一下，见他一副惶惑的神情，却不像是假装的，心里想：“他已被我惩治得吓破了胆，谅他也不敢说假话。他和张定国那样重大阴谋都已说了，还在乎揭露连清波的真相？敢情他当真是不知道这妖狐的秘密？这妖狐暗中给金国做奸细，连作为御前侍卫的北宫黜也瞒过了的？”珊瑚不肯信他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他不肯说实话，你再用刑。”北宫黜吓得连忙叫道：“我所知道的全已说了，若然那女

子就是连清波，那么我也就见过她两次，两次都在她手下吃了大大的亏。事情经过，耿相公和这位秦姑娘都是知道了的了。还有，据我所知，我们派在蓟城的武士也是她杀的。”珊瑚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实话，你这是替她遮瞒身份？”北宫黜苦笑道：“那么你是强迫我编造谎话了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珊瑚，不要迫他。这里面只怕另有文章，那妖狐连他也瞒过了？”耿照听了，不觉心中又有点思疑不定，暗自想道：“若说连清波是金国的奸细，为何她又敢杀金国的武士，又两次折辱了北宫黜？北宫黜而且是死也不承认与她串通？”但他虽然是有这一点点思疑，究竟与以前大不相同，从前他一直认为连清波是同一路的人，碰到表妹之后，真相一点一点揭露，他业已明白连清波实是奸猾无比，现在所未敢完全断定的只是她是否金国的奸细而已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妖狐的事我暂且撇下不问。反正这妖狐的尾巴已露出来了，不必问这北宫黜，我们也知道她是什么东西了。北宫黜，我现在要问你另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一定应该知道的！”北宫黜道：“谁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武林天骄！”北宫黜似乎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武林天骄？你要问他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不错，我要知道他的真名实姓，什么身份？”正是：

妖狐露尾何须问，只有天骄尚系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半阙新词几行泪 一般心事两逃情

北宫黝再次现出迷茫的神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武林天骄？武林天骄！”蓬莱魔女皱眉道：“怎么？难道你还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？”北宫黝道：“武林天骄的大名如雷震耳，金国的武士只要是上得台盘的人物，私下里都会谈及这位武林天骄，他的事情我也有所闻，可是，可是我却不知从何说起？嗯，武林天骄，武林天骄！笑傲乾坤！”他突然把“武林天骄”与“笑傲乾坤”连起来说，蓬莱魔女听得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有何关系？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呀！”

北宫黝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，但他们的身份却有一点相似的地方，因此我就把他们连起来想了。我这么说，可以使得你容易明白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，他们有哪点相似？”北宫黝说话一多，精神已是有点支持不住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蓬莱魔女一掌贴着他的背心，真气输送进去，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，说道：“你只要尽说实话，或者我可以饶你一死！”

北宫黝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在你们汉人中，武林第一高手是笑傲乾坤，对不对？”珊瑚“哼”了一声，意似不以为然。蓬莱魔女却道：“不错，他的本领是比我高明，珊瑚你别打岔。”北宫黝才骤然省起，连忙说道：“柳女侠，以前我未见过你的武功，只是听得人家那么说，把笑傲乾坤抬得太高了，你别见怪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已经自认不如他了，怎会怪你呢？我不要你恭维，只要说实话，我就高兴。”